

南宋活字印刷史料及其相關問題

黃 寬 重

一、前 言

我國四大發明之一的印刷術，不僅是我國科學技術史上一項重大的成就，對人類文化的傳播及世界文明的發展，貢獻尤大。

雕版印刷術的發明，減少了以往抄寫書籍的困難。雖然其確實發明的時間，至今仍為學界所爭論¹，但從現存世界上最早的雕版書籍——唐咸通九年（西元八六八）雕印的金剛經——的精美程度看來，我國印刷術，至少在九世紀中葉以後，已達到相當高的水準。到了宋朝，由於印刷技術日趨純熟，加以社會經濟繁榮，印書業因而有了更蓬勃的發展。當時不僅有政府的「官刻」和「監刻」的書籍，民間刊刻書籍更是盛行，這是我國雕版印刷發展的全盛時期²。

雕版印刷固然比手抄迅速、方便，對文化的傳播及智識的普遍貢獻厥偉，但仍有着刻版費時、費工、費材，存放不便及錯字難以更正的缺點³。為謀求更有效的印刷辦法，遂有活字印刷術的發明。

關於活字印刷的史料，最早見於典籍的，是北宋學者沈括所著的夢溪筆談。沈括在夢溪筆談卷十八「技藝」篇中，詳實的記錄了仁宗時人畢昇發明膠泥活字的事蹟。但由於畢昇是個平民，不為史家所重，生平資料很少；加以沈括雖然敘述了畢昇活字印刷的過程，但他本人却沒有實際操作的經驗，而到目前為止也還沒有發現可資佐證

1. 張秀民一共列舉了七種不同的說法，參見張秀民：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及其影響（人民出版社，北京，一九五八年五月二版）壹、「印刷術的起源」二、雕板的發明，頁二七至五五，
2. 參見張潤生、陳士俊、程惠芳著：中國古代科技名人傳（中國青年出版社，北京，一九八一年五月一版）「平民發明家畢昇和我國的活字印刷術」，頁二一一。
3. 參見張潤生等：前引書，前引文，頁二一一。中國古代科學家史話編寫組編：中國古代科學家史話（遼寧人民出版社，瀋陽，一九七五年五月修訂二版），「活字印刷術創始人畢昇」，頁一一七至一一八。

的實物——膠泥活字；以致儘管後世的典籍，一再地轉引或抄錄夢溪筆談這條關於膠泥活字的史料，仍不免讓一些學者，對於北宋時期是否可能使用膠泥做為活字印刷的材料，感到懷疑⁴。

自從英國學者李約瑟 (Joseph Needham) 在中國之科學與文明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一書，強調傳統中國輝煌的科技成就以來，科技史的研究，引起國人相當大的重視與興趣，有關科技史的史料與論著的發表，一時甚衆。然而，對早期活字印刷歷史的瞭解，却仍沿襲舊說⁵。一般論著在敘述活字印刷的發展時，畢昇之後，接着便談到金末元初姚樞教楊古以活字版印朱熹的小學、近思錄、呂祖謙的東萊經史論說等書，以及元朝王楙的農書對木活字的記載，而對南宋活字印刷的情形完全略而不提，不禁令人懷疑，以印書業昌盛著稱的南宋，在活字印刷方面的成績，莫非真是一片空白？

筆者探討南宋史實，深感當時人所留下來的文集，都是作者親身經驗的記載，其

4. 參見張秀民：前引書，壹、「印刷術的起源」，二、活字板的發明，頁七二至七三。

5. 幾乎所有討論活字印刷的論著，不論時代先後，對早期活字印刷的歷史的說法都如出一轍，如前面諸註所引各書皆同，此外如：Thomas Francis Carter (*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25) Part IV, Chapter XXII. The Invention of Movable Type in China, pp. 159-162, 二版由 L. Carrington Goodrich, 所修訂 (New York The Ronand Press Co. 1955) pp. 211-219. 其中譯本為卡德著，劉麟生譯：中國印刷術源流史（商務印書館，民國二十七年十月初版）第四編「論活字印刷」，第二十二章，中國之活字印刷，頁一八三至一八四。李晉華：「活字板印刷的發明」，收入大陸雜誌特刊第二輯（民國五十一年五月，臺北）頁一一七至一二二。又李書華：中國印刷術起源（香港，新亞研究所出版，民國五十年十月初版）第十章「活字板印刷的發明」，頁一八九至二〇一。楊萬里：「中國印本書籍發展簡史」，文物參考資料一九五二年第四期，頁一四。張懷禮：「印刷術的發明和演進」，歷史教學一九五五年十月號，頁四六。周一良：「紙與印刷術——中國對世界文明的偉大貢獻」，收入由李光壁、錢君匋編：中國科學技術發明和科學技術人物論集（三聯書局，北京，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一版）頁一六。秀川編著：中國印刷術史話（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香港，一九七七年六月初版）頁二二至二五。自然科學史研究所主編：中國古代科技成就（中國青年出版社，北京，一九七八年），頁四八〇至四八九，本書承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惠予閱讀，謹此致謝。劉國鈞著：中國的印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一九七九年六月二版），頁二四至二八。林品香：我國歷代活字印刷史研究（私立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七十年六月，未刊），陳曉中：中國古代的科技（明文書局，臺北，民國七十年九月初版）下冊，「印刷術的發明和外傳」，頁四八一至四九〇，中國科學文明史（木鐸出版社，臺北，民國七十二年九月初版），第七章，「古代科學技術發展的高峯」，頁四一七至四二二。杜石然等編：中國科學技術史稿（下）（科學出版社，北京，一九八二年八月一版）第七章，「古代科學技術發展的高峯」，四、雕板印刷的盛行和活字印刷的發明，頁二二。及日本學者藏內清：宋元時代的科學技術史（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京都，昭和四十二年三月初版），「宋代の生産技術」，v.印刷と出版，頁二六七至二七〇等的說法亦相同。

所涉及的範圍較廣，也最能反映史實，因此對文集資料一向十分留意。數月以來，研讀周必大的文忠集，發現不少研究南宋中葉的寶貴史料，其中有一條關於活字印刷的記載，有助於解答上述兩個問題。特予轉錄，並稍加說明，以就教於學界先進。

二、文忠集中的活字印刷史料

文忠集共二百卷，為南宋中期名臣周必大所著。周必大字子充，號省齋居士，江西廬陵人。生於宋欽宗靖康元年（一一一六），紹興二十一年（一一五一）進士及第，又中博學宏詞科（一一五七）。先後任秘書少監、吏部尚書、參知政事、丞相等職，封益國公。寧宗嘉泰四年（一二〇四）十月卒，享年七十九歲，諡文忠，事蹟見宋史本傳（卷三九一）。必大以文章受知於宋孝宗，四庫全書提要稱其「制命溫雅，文體昌博，為南渡後臺閣之冠。考據亦精審，巋然一代重名」。平生著作凡八十一種，文忠集係收錄其中二十七種而成。

目前臺灣可見之文忠集板本有四：

- （一）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清彭元瑞手校並題記的舊鈔本（二百卷，附錄五卷）共三十二冊。
- （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傳鈔清文溯閣本（二百卷，卷首一卷，附錄五卷）共六十八冊。
- （三）傅斯年圖書館藏有題名周益國文忠公集。為道光二十八年廬陵歐陽棨藏塘別墅刊，咸豐元年續刊本（二百卷，附錄五卷）共四十八冊。
- （四）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二百卷，卷首一卷，附錄五卷）共七十八冊。刊行本收入商務印書館景印之四庫珍本二集第二七四至二九三冊，共二十冊。

上述四種同板本中，中央圖書館藏本，無緣得見，不敢臆斷。其他三種板本中，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流傳最廣，然並非善本，而道光二十八年廬陵歐陽氏刊咸豐元年續刊本，校勘最精，允稱善本。

關於活字印刷的這一則史料，見於周益國文忠公集卷一九八，書稟十三「劄子十」⁶「程元成給事」中（頁四下）。書中所稱「程元成給事」，「元成」二字實為

6.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之文忠集為卷一九八，劄子頁六上。

「元誠」之誤。元誠是程叔達的字。叔達爲徽州黟縣人，生於宋徽宗宣和二年（一一二〇），紹興十二年（一一四二）中進士，寧宗慶元三年（一一九七）卒，享年七十八歲⁷。他生性好學，以敬事孝親聞於鄉里，是周必大的好友之一。二人時常作詩唱和，書信往返。孝宗淳熙十三年（一一八六）叔達任敷文待制⁸，必大曾有二信問候⁹。光宗紹熙三年（一一九二）七月，必大在潭州，坐舉常良孫降榮陽郡公¹⁰。四年（一一九三），叔達致仕，二人有詩相唱和，必大也有兩封信給叔達，其中第二封書信中，就談到膠泥印刷的事。

這封信的前半段，是必大恭維程叔達雖年歲已高，身體仍很健康，作詩填詞文旨數暢，比起程大昌（泰之）（一一二三至一一九五）尤爲醇明，而自己則年老力衰，久不作詩填詞了。接着說：

近用沈存中法，以膠泥銅版移換摹印，今日偶成玉堂雜記二十八事，首愿臺覽。

尚有十數事，俟追記補綴續納¹¹，竊計過目念舊，未免太息歲月之汙汙也¹²。周必大在這封信中，明白提到他用沈存中的辦法，以膠泥銅版來印他的玉堂雜記，確爲早期活字印刷的重要史料。文中詞句太過簡，爲易於瞭解，茲將其中若干要點，略作說明。

首先，文中提到「沈存中法」，沈存中是沈括的字，「沈存中法」當指沈括所記載的畢昇活字印刷術，這和夢溪筆談一書在南宋普遍流行有關。筆談一書在南宋初年相當流行，晁公武的郡齋讀書志即加著錄，在孝宗乾道二年（一一六六），揚州州學也刊刻了筆談，據傳可能是現存最早的刻本¹³。此外，江少虞在紹興十五年（一一

7. 楊萬里：誠齋集（四部叢刊初編本）卷一二五「宋故華文閣直學士贈特進程公墓誌銘」，頁一一二九至一一三四。

8. 不著撰人：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文海出版社，宋史資料萃編第二輯，臺北，民國五十八年五月初版），卷二十七，「淳熙十三年八月辛巳」條，頁三五下。

9. 周必大：周益國文忠公集（道光二十八年歐陽氏刊咸豐元年續刊本）卷一九八，頁三下至四上。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一九八，頁四下至五上。

10. 周必大：前引書，卷首，「年譜」，頁三〇上，下，（四庫本爲頁三七下）。

11.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作「納」，誤。

12. 本段引文即以道光二十八年歐陽榮瀛塘墅刊，咸豐元年續刊本之周益國文忠公集，書彙，卷十三（第四十七冊），頁四下爲準。

13. 胡道靜：新校正夢溪筆談（收入鼎文書局印行之元刊夢溪筆談及新校注合刊，民國六十九年九月初版），「校點說明」，頁三。又見胡道靜：「夢溪筆談補證」，中華文史論叢第十一輯（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九年九月），頁一二六至一二二。

四五) 編的宋朝事實類苑一書中，也抄錄了不少筆談的資料，其中也包括畢昇活字印刷的資料¹⁴。由此可見筆談一書在南宋初期是爲人所熟知的，相信周必大也看過這本書，才把畢昇的活字印刷術，說成「沈存中法」。

其次，文中提到他印刷的辦法是「膠泥銅版，移換摹印」，從文句加以考察，當指以膠泥活字在銅模版中移換，再用紙加以摹印，或如今日印刷廠中排版及打樣的過程。

復次，文中又提到「今日偶成玉堂雜記二十八事」。案：玉堂雜記共三卷，是必大記載翰林故事的筆記，他自稱是書可附洪邁翰苑羣書之後。書成於淳熙九年（壬寅，一一八一）八月¹⁵，除了有單行刊本外，尚收於文忠集中（卷一七四至一七六）。全書凡五十九條，約一萬四千字。文中談到「偶成……二十八事」，二十八事即二十八條，近乎全部雜記的一半。「今日」也許不限於一天，但時間當不太長，能有如此的成績已是很不錯了。

總之，從上述對這件史料的考察，我們知道周必大曾經於宋光宗紹熙四年（一一九三），在潭州利用沈括夢溪筆談所說的活字印刷術，來刊印他所著的玉堂雜記。

三、結 論

由於這件史料的發現，使我們對以往有關印刷史的著作，至少可以提供下述兩個重要的修正意見：

一、這件史料是支持畢昇以膠泥作活字材料的重要佐證。民國以來，學界討論印刷術的發展史，固然都肯定活字印刷始於中國，而畢昇是第一個發明活字印刷術的人，但對於膠泥能否做爲印刷材料，則有兩種不同的看法。羅振玉、胡適；以及美國學者史文格（W. T. Swingle），都懷疑膠泥活字可以用來印刷，而張秀民等人則加以肯定。不過，肯定此事者都是以清代翟金生以十萬泥活字印成泥版試印初編一書爲證。這個說法，固然有其堅強根據，但畢昇是十一世紀的人，而翟金生却是十九世紀

14. 見江少虞：宋朝事實類苑（源流出版社影印，臺北，民國七十一年八月臺一版），卷五十二「書畫伎藝」板印書籍，頁六八〇至六八一。

15. 見清道光二十八年明陽氏刊咸豐元年續刊之周益國文忠公集，「玉堂雜記」，玉堂雜記序，頁一上。

的人，二人生存的時間相差八百年，其間變動的因素很多，而且以後代科技水準來做為推斷前代成就的例證，顯然忽視了時間因素，恐難以釋疑者之惑。而文忠集的這條史料，時間是南宋中期，上距畢昇之世僅一百五十年，又是周必大親身經驗的記錄，實屬極為可貴的史料。因此，目前雖然尚無宋人遺存的實物可資佐證，相信仍可經由這條史料來支持、肯定畢昇以膠泥作為活字印刷材料的可靠性。

二、這件史料把宋元印刷技術史上的一段空白彌補起來。以往關於活字印刷的著作，在敘述畢昇之後，就直接談到元朝王楙農書中木活字的記載，頂多也只敘述十三世紀中葉姚樞教楊古以活字印書而已，對南宋一代向來都略而不論。一位學者甚至說：

在此（按指畢昇）以後，沒有記載證明宋朝曾經有活字印的書。可見畢昇雖然發明了這一重大的印刷方法，但沒有得到廣泛流行¹⁶。

現在，文忠集這條史料雖然仍不能證明活字印刷在南宋曾得到廣泛的流行，却明白顯示南宋曾經有過活字印的書（玉堂雜記），證明活字印刷術曾在南宋出現，由此不僅可以彌補宋元活字印刷史上的空白，可看出活字印刷，從北宋經南宋到元朝，持續發展，並無間斷。

再則，從地域上看，畢昇是南方人¹⁷，姚樞是北方人。直到元代，王楙才又在江西以木活字印書，這樣的地域分布，不免使人懷疑南宋既以印刷業昌盛著稱，何以江南地區竟沒有活字印刷？而從這條史料所敘述的地點——潭州，却告訴我們南宋時代的江南，不僅雕版印刷繁盛，也出現過活字印刷，可見在畢昇之後，南方仍存在着活字印刷的傳統，元朝王楙的木活字，也許有它地緣上的承襲性。

南宋的潭州，並非當時印書業的重鎮，此地既然留有活字印刷的記載，則其他地區也極可能運用過活字印刷的技術，也許我們在仔細檢閱南宋的各種史籍之後，還能發現更多寶貴的活字印刷史料，來填補目前科技史研究上的空白。這仍有待於學界共同努力。

16. 見劉國鈞：前引書，頁二七。

17. 見張秀民：前引書，頁七五至七六，七九至八〇。

附記：本文寫作期間，承嚴耕望先生、王叔岷先生及沈松儒、邢義田、何大安、黃進興、洪金富諸兄，協助解決疑難、借閱藏書及潤飾文字，謹此致謝。